



※人间事

门锁上的小纸条

■费志民

下午四点,我和妻子外出旅行回到家,发现门锁把手上用黄色胶带粘着两张小纸条。

“服了,贴小广告真会找地方!”我嘟哝着随手撕下来,打开门,把它们捏成一团扔进垃圾桶。

“你也不看看,说不定有用呢!”妻子从垃圾桶捡回小纸条,“老公,是燃气公司贴的。”

我接过一看,果然是燃气公司的告知单,大意是说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周两次上门安全检查,因家中无人无法进行,要求住户尽快联系他们预约上门服务。除了打印的内容,还手写了“安全检查,请联系”等提醒字样。

我再次选择忽略,自顾自地整理行李。

妻子说:“人家都来过两次了,我们还是回个电话吧,不然多不礼貌啊!”

“好吧,那就礼貌点。”我漫不经心地拨通了小纸条上那个用黑笔手工圈起来的手机号码。

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工作人员,听口气还蛮着急:“我连续来过两次,你家都没人。现在我可以过来吗?”

“现在?这么急啊!”我刚要婉拒,看到妻子频频朝我点头,便勉强答应了,“那好吧,我们在家的。”

不到半小时,燃气公司的人就到了,是一名身着工装、面戴口罩、脚穿鞋套、身材纤巧的小妹。她没跟我多说,径直走进厨房,从工具包里拿出测试仪器,麻利而细致地检查起来。当检查到灶具下橱柜里的燃气开关时,仪器响起了刺耳的蜂鸣声。

“什么情况?”还没等她出声,我先发问了。

“球阀漏气。”蜂鸣声还在持续,她没抬头,继续在橱柜里检查,“确实在漏气。这个隐患挺严重的,幸亏你今天给我打了电话。”

小妹站起身,关闭吊柜里的燃气表总阀,贴上一张写有“未

经整改禁止用气”的黄色卡片,随即开出一份主要内容为“存在严重安全隐患”的《燃气安全检查整改书》。

“那……我怎么弄,怎么整改啊?”这会儿,轮到我省急了。

小妹淡淡一笑:“别急,我会安排公司维修人员过来,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。”

“今天能修好吗?”燃气表一封,就开不了伙仓,这才是让我担心的。

“这样吧!”她想了想,“现在已经五点多了,晚饭你们克服一下,我安排人晚上过来。”

我和妻子在小区外的社区食堂随便吃了点,就回到家里等。果然,七点刚过,门铃响了,这次来的是一名穿同款工装的帅气小哥。

小哥的工作复杂了许多:先是跟小妹一样,依次检查各个燃气用具,确认球阀确实有漏气现象;然后换上新的球阀,并将连接灶具的旧橡胶软管换成金属波纹管;最后再检查一次,确认没有漏气等隐患。

维修期间,我一直在一旁看着,偶尔搭把手,随口问了一句:“维修费用大概多少啊?”

小哥笑了:“你没仔细看整改书吧,检查和维修都是免费的。”

“全部免费啊?”我有点不太相信。他们前后跑了这么多趟,又是检查又是维修,工时加材料成本不小呢!

“叔叔你放心,一分钱也不会收的。”小哥边干活边解释,“管网设施的产权是燃气公司的,我们有责任检查和维修,所以不存在收费问题。不过像波纹管之类的东西,按理说可以收费,但我们公司也统一免费更换。”

“那太感谢了!我……”我一时语塞,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想到门锁上那不起眼的的小纸条,想到为了小纸条而辛勤奔波的小妹小哥,除了感谢,我还应该为自己曾经的误解、漠视和敷衍,道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
※江南韵

■坊坊

嘉兴城北,过了杉青闸路,运河的水面忽然就宽了。我是从芦席汇沿河步行过来的,绕过老厂房的红砖墙,一抬头,见一方青瓦飞檐从老樟树的浓荫里探出来——落帆亭到了。

门前两尊石狮被岁月摩挲得圆润温吞,门楣上新悬“运河画院”的木匾与旧砖相安无事。推门入园,暑气顿时被一堵黄石假山挡在外面,迎面一股沁凉,像跌进另一个朝代。

园子不大,占地不过万余平方米,却极尽江南园林“以小见大”的巧思。入园先见黄石假山叠嶂,石径蜿蜒而上,苔藓嵌在缝隙里洩出深浅绿意。假山之巅便是落帆亭——六角方柱,卷棚歇山顶,黛瓦如鸟翼舒展,檐下花格挂落雕得简素,柱间设一圈美人靠。倚栏南望,京杭大运河就在十数步外,碧水汤汤,偶有满载的黄沙船或集装箱驳船低沉驶过,柴油机声碾碎片刻寂静,水纹荡开,又慢慢平复。亭西并列一座太白亭,四角攒尖,供奉李白像,传说是清光绪六年重建时增筑,旧时旁侧还供花神与阉神,漕运时代的人,既要拜诗仙,也要拜水神,才敢放心行船。

假山东侧连着一汪荷花池,翠盖田田。池上跨小石拱桥,桥侧立帆影亭,其名暗扣“落帆”本意。园子东北隅有老杉青闸遗址标识碑,闸体本体早埋于地下,但分水墩、古纤道残迹尚可循。靠运河一侧粉墙漏窗,框出流动的帆影,如今是货轮的烟囱,而非昔年白帆,但光线穿过花墙投在青石地上,斑驳如故。

我在美人靠上坐了一会儿。园中只有一个老人在打太极,动作很慢,慢到像在和时光较劲。几只麻雀在假山上跳来跳去,啄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墙外忽然传来一声汽笛,沉闷悠长,在夏日的空气里久久回荡。那声音让我恍惚了一下,仿佛听见的不是汽笛,而是千年前闸口开启时,水声轰然,人声鼎沸。

这园子的一切,都得从脚下那座已消失的杉青闸说起。

杉青闸,古称“杉青第一闸”,是大运河由江苏进入浙江的首道水闸。相传始建于汉代的杉青堰,晚唐改堰建闸,隋唐

※茶话坊

■孙志强

四季轮回,各有妙处。春有百花之娇,秋有明月之清,冬有雪梅之韵,可谓各擅胜场。唯独夏日,暑气蒸腾,蚊虫纷扰,人多不喜。可你若翻翻宋词,便会发现宋人过夏天,竟能将苦夏过得清雅从容。

三伏天里,翠盖连天,最夺目的是荷花。周邦彦笔下,“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,晨光中荷叶上宿雨初干,圆圆翠盖,挺举于水面,满塘生机全因这一个“举”字而有了魂魄。李清照词中,“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”,扁舟穿行于翠盖红裳之间,那份自在,好似偶然闯入无人之境,满心都是天真烂漫的欢喜。欧阳修泛舟西湖,有“前后红幢绿盖随”之句,荷花映水,酒酣笙歌,尽兴而归,又是何等雍容婀娜。李重元的《忆王孙》中云:“过雨荷花满院香,沉李浮瓜冰雪凉。”西瓜沉于井水,捞起入口,凉沁心脾。暑气中有这么一份清朗,心里自然就静了。

宋人写夏,不独写荷,也写蝉声蛙鼓、榴花稻花。辛弃疾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一阙道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飘香,蛙声喧喧,夏夜便在这丰饶喧闹中流淌。苏轼《阮郎归·初夏》中曰:“绿槐高柳咽新声,薰风初入弦……微雨过,小

※节气说

■高四法

“三伏熏蒸四大愁,暑中方信此生浮。岁华过半休惆怅,且对西风贺立秋。”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《立秋二绝·其一》中的诗句,写三伏酷暑令人难耐,使人顿觉人生如浮萍般不定,但诗人转而联想到自己时光过半,却并不伤感,反而要对着秋风庆祝秋之来临,字里行间透出对季节自然转换的豁达乐观情怀。

8月7日,我们迎来秋季的首个节气——立秋。什么是立秋?《说文解字》将“秋”解释为百谷成熟。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则称:“立秋,七月节……秋,揪也。物于此而揪敛也。”通俗地说,从立秋开始,万物转向收敛,告别热情似火,走向低调和成熟。立秋到了,秋天也随之开

落帆亭记

江南运河贯通后成为控水通航枢纽。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,朝廷直接派官“堰闸监护使臣”驻此,与长安闸、望亭堰并称江南运河三大堰。杭嘉湖水系南高北低,杉青闸抬高水位以保证嘉兴城中供水与农田灌溉,其水利意义不亚于都江堰之于成都平原。

南来北往的漕船、商舶、官舫行至闸前,必须降下桅帆方能顺利于闸室进出,“落帆亭”之名,正是取自这“过闸落帆”的实景。宋神宗熙宁元年重建,闸旁建官舍、驿馆、酒肆,过闸官员在此验放公文,客商在此候闸、饮宴、交换消息,迎来送往,杉青闸一带遂成嘉兴最早繁盛之区。

这里还藏着一桩帝阕旧事。《宋史·孝宗纪》明确记载,南宋孝宗赵昚“生于秀州杉青闸之官舍”。这座不起眼的水闸官署,竟是一位皇帝的诞生地。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,因高宗无子被选入宫抚养,后来即位为帝,史称“乾淳之治”。他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狱、整顿吏治、发展经济,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。而这一切的开端,竟是杉青闸旁一间普通的官舍。后秀州因“毓圣之地”升为嘉兴府,闸旁旧有嘉禾墩,传三国吴黄龙年间“野稻自生”于此,嘉兴古称“禾兴”即源于此。

元末天下大乱,张士诚部与元军杨完者鏖战于此,死伤逾万,闸道受损。我站在遗址碑前,试图想象那场战争的惨烈:刀兵相接,血流漂杵,运河的水被染成红色。那些战死的士兵,或许有人来自遥远的北方,或许有人家中还有等待的妻子。他们的尸骨埋在何处?无人知晓。只有运河水依旧流淌,将那段血腥的记忆冲刷得干干净净。

宋元之后水流改道,闸体渐失功用,明代废弛,最终湮埋于城市基建之下。唯落帆亭屡毁屡建,明天启丙寅重修,清光绪六年重建并增太白亭,民国十年由嘉兴酒业公所出资修葺,一度是城中士绅雅集之地。抗战期间倾颓,1988年小规模修缮,2012年参照《江南园林志》记载全面修复,2013年作为大运河组成部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落帆亭之所以不只是座漂亮小园,在于它千百年来承接了太多离别与相遇。

朱彝尊《鸳鸯湖棹歌》写它:“秋泾极望水平堤,历历杉青古闸西。夜半呕哑柔

宋词里的夏天



本报资料图片

荷翻,榴花开欲然。”雨丝风片里,新蝉声歇,荷叶轻翻,榴花似火,夏天就在这红绿交错中热烈起来。两位文豪,一阙写山野之夜,一阙写庭院之昼,各有声色,各尽其妙。

夏天的雨,不似春霖缠绵,来得爽快,去得干脆。辛弃疾写夏雨最有情致: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”,天边疏星,山前微雨,疏疏朗朗,全无沉闷压抑之感。贺铸《青玉案》中的结句: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”春愁如烟雨,迷

暑气未消,秋信将至

始。清晨和傍晚流动的风中,人们会感到那么一点点凉丝丝的惬意。没错!农谚说“早晨立了秋,晚上凉飕飕”。古人眼里,立秋的第一物候便是“凉风至”。

然而春夏交替快,夏秋更迭慢,真正凉爽的秋天总体还远。这时天气仍处于三伏天的中伏末段,要过了处暑节气才算出伏,再等到白露节气过后才算过了“夏九九”;而且嘉兴只有连续5天平均气温均小于22℃时,才算在气象学上正式入秋,所以立秋是仅次于大暑、小暑的第三热节气,俗称“秋老虎”。你看清代杨谦编纂的《梅里志》所述:“(农历)七月天气热谓之蒸魔入。”还有谚语云:“立秋未伏,鸡蛋晒熟。”

炎热盛夏里,寒蝉与夏蝉一同共鸣,随着秋意和阴气渐浓,渐渐只有寒蝉的独唱,这仿佛是对暑气消退的预告。另一处

檐拨,亭前灯火落帆齐。”想象深宵闸口,檐声唧呀,一盏盏灯笼次第亮起,南船北马在此交错,有人登岸寻酒,有人解缆北去,灯火与落帆同步,是何等生动的运河夜色。

苏轼曾过此,留下诗篇。查慎行也曾在此驻足。晚清海上画派蒲华、吴昌硕常在此把酒吟哦,园内旧有“酒业公所”,便是他们雅集挥毫之处。明代李肇亨亦有“柳枝沙岸夕阳边,依旧帆樯卷暮烟”诗句,写尽闸口黄昏时帆篷收卷的苍茫。

园外不远处旧有“羞墓”,传为汉代朱买臣妻崔氏葬所。朱买臣未发迹前家贫,靠卖柴为生,一边担柴一边读书,妻子崔氏觉得丢人,屡次劝他放弃读书,朱买臣不听。崔氏终于不堪忍受,改嫁他人。后来朱买臣被汉武帝赏识,拜为会稽太守,衣锦还乡。崔氏闻讯,心中羞愧难当,自缢而死,葬于杉青闸旁。“马前泼水”的典故即出于此。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,给这方漕运胜迹添了一层人间悲欢的温度。我站在羞墓旧址前,心想:崔氏若泉下有知,看到千年后还有人记得她的名字,不知会做何感想。

我在落帆亭美人靠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看对岸老厂房倒映在水面,看货轮拖出长长尾波,看光影慢慢从假山西侧移到东侧。亭角的铜铃偶被运河风吹动,叮一声,轻得像谁在翻一页旧账册。

千年前的杉青闸官舍里,驿卒跑腿、闸吏验符、艚公骂俏、离人搵泪,那些声音都被运河水卷走了。剩下这座小园,替一座城市记住,它是运河入浙第一闸,是宋孝宗落地的襁褓地,是嘉禾得名的源头,是无数南船北客“且落帆、且停歇”的人间渡口。

起身后退两步,再看一眼飞檐,“落帆亭”三字匾已有些褪色。它不争不抢地待在城北一隅,不似南湖煊赫,不比月河喧闹,却像一卷被人遗忘在案头的线装书,等你随手翻开,便跌进一段漕运旧梦。

出了园门,运河仍在流。我忽然想起朱彝尊的后一句:“夜半呕哑柔檐拨,亭前灯火落帆齐。”如今檐声换成柴油机轰鸣,灯火换成LED航标,可那“落帆、停歇、再启程”的韵味,何曾真正断过呢。

人间如是,一停一往,皆是长河。

蒙无际,而黄梅时节,暑气已深。待到雨霁之后,天更蓝了,空气更净了,人也跟着清爽起来。

白昼酷热难当,到了晚上,总算能歇口气。秦观于夜晚吟《纳凉》词:“携杖来追柳外凉,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,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月色溶溶,笛声悠悠,池莲暗度幽香,没有市井喧嚣,唯有天籁相伴,心神俱静。张先《天仙子》中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一句,写夏月初升、花影婆娑,亦是千古名句。宋人懂生活,晚上赏赏月,发发呆,这份清静,最滋养人心。

宋人过夏,过的是颗平常心。李清照夏夜无聊,于是“理罢笙簧,却对菱花淡淡妆”。抚琴照镜,慵懒中自有韵味。最动人的,当属周邦彦的《苏幕遮·燎沉香》:“故乡遥,何日去?家住吴门,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?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。”他羁旅京华,忽念故乡旧侣,梦中已划着小舟,归入那片熟悉的荷塘。暑气再盛,盛不过这份深藏的情意;日子平常,也挡不住心里的温柔。

回望宋词里的夏天,赏一池荷,等一场雨,享一夜静,念一个人,寻常风景中,自有清凉之境。宋词中的夏日,蕴含着古人的生活智慧,最好的消暑便是心静自然凉。

体现秋天降临的物候是“一叶知秋”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中记载:“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,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。”古人正是通过微小的细节察觉了夏秋交替的叶落迹象,正如诗中所云:“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

古代非常重视四季节气的首节,在立秋日,天子要率三公九卿、诸侯大夫一同到京城西郊九里之外举行盛大的迎秋祭祀仪式,祈求五谷丰登,国泰民安。说到立秋时节的诸多民俗,我记得小时吃面粉做的油巧果。旧时嘉兴民间流传着立秋吃西瓜的“啃秋”,还有在立秋日“悬秤称人”等习俗。

立秋来临,暑热却仍在徘徊,但晨昏间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,却是挡不住的秋信。

※忆往事

一碗甜酒酿

■吴凡

我说买碗酒酿尝尝,妻说这东西太甜,少吃为好。哎,上了年纪,啥都得拘束忌怵,唯独回忆是自由的。

记忆中的暑假,父母在田间忙着“双抢”,同龄人结伴去耘了一两亩猪羊草,便各自回家。我坐在河桥头的廊棚下,吹着从丹白荡里过来的凉风,看着白晃晃的烈日炙烤大地,听着树枝上“老贼啼”知了的叫唤,盼着父母从毒辣的阳光里早点回家吃中饭。

“酒药要斲——”随着方言拖长音的吆喝声,从密集的光芒里走来的还有一位老婆婆,她打着把浅黄油布伞,挎着盖了块花毛巾的竹篮,正沿着门前的小路叫卖。

我问几钹一只,她答一角五只;我又问甜吗,她答保证甜的。我转身回到房间,拉开床前抽屉,兜底翻身,寻出六分硬币,买了三颗像是跌打伤筋丸一样的药酒丸,想象着一碗甜酒酿的历程可以即刻开启。

父母滴着汗水,带着一身疲惫半身泥花回到家中,听说我买了药酒似有几分不悦。我说,姆妈头发里有几片青黄的稻叶;母亲说,你前几天才用陈酒药做了酒酿吃,怎么又要买药酒了?我执拗地问,等吃了中饭,就再做一小碗可以吗?母亲不置可否,好似说看你自己的表现。

河桥头“吡吡——吡吡”磨镰刀的声音响成一片,“双抢”就拉开了序幕,也预示着生产队里即将轧新秈稻米。眼见今年青黄不接的日子快熬出头,我说想做碗酒酿吃;母亲笑眯眯地说,还有点陈糯米和两颗陈酒药,糯米饭做酒酿软熟好吃。

次日烧中饭时,我在竹蒸架

上炖了一汤碗糯米饭。先用筷子把饭拌松,再碾碎酒药成粉状;待饭凉到手感仅刺微温,就取来一只瓷盆,在盆底撒些酒药粉,再铺层米饭撒层酒药,最后用筷子在中间和四周戳几个大小深浅不一的竖井,并在井壁也撒上酒药,倒扣上汤碗,置于菜橱一角。

不出三天,便有幽幽的甜糯香味溢出菜橱,循着缕缕香甜取出酒酿瓷盆,只见饭粒上面长满了密密的丝丝白绒毛,像是初生的小冬瓜。缓缓倒入冷开水,刚好齐平饭面,再耐心等上一天半天,酒香便渐渐浓郁起来。揭开汤碗,但见满盆酒酿汤水清亮,几颗米粒浮在汤面;取调羹舀上一勺放进嘴里,甜滋滋、酸唧唧的味道;再浅浅喝上一调羹酒酿汤,一股甘润绵柔的丝线滑进心头。苦夏里,尝过这股微微甜香的味道,便在唇齿间久久萦绕。

中饭只剩两小碗,那是要留作父母下午的点心。于是,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尽力多听几部猪羊草,在烈日里多翻两遍湿稻柴;傍晚时,收好晾晒的衣裳,喂食猪羊妥当,再拎几桶河水泼洒晒场,早早搭好门台,搬出粥锅饭碗,静候夜幕欲拉未合时,父母收工回家。

连续几天,我不提酒酿一事,母亲倒是在晚饭后对我说,明天中午多烧碗饭,你做酒酿好了。

听说现在的年轻人从超市买回甜酒酿后,喜欢放进冰箱冰镇一下,将其作为“百搭配料”,与葡萄、西瓜、夏梨或冰粉、奶茶、咖啡等混合着吃,能让酸甜的冷饮风味灵动起来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,日子总会一代比一代好。